

隻眼睛盯著電視享受這最後的文明。

四月三日，清晨不情願地起床，實在是一夜沒睡好——床太舒服了不習慣嗎？哦！不，另有難言之隱！台東的空氣有些悶熱，車子上路了，筆直的公路竟和昨夜的鐵路平行駛去，鄉間的風稍稍吹醒了混沌的腦子，想著：繼翔他們在關山睡得可好？看到我們的表情？

「喂？你們怎麼在這兒？」第一個上車者問。

「這輛車是到棲蘭的，你們坐錯車囉！」我們正經地說著。

「別騙我們，雖然一夜沒睡，還搞得清楚搭啥車！」

「你們太扯了吧！從北橫殺到南橫！」繼翔終於見到我們了。這一路，南橫美麗的風光都被他們十四人睡掉了，慶幸著我們住「大飯店」。不過，我的情況可能比他們好不到哪兒去！

今天是預定睡工寮，所以行程不趕，大夥又為了躲避工站的警察——還是入山證的問題，偷偷摸摸上到廢棄工寮才敢休息。我們四人先行，上去幫他們估工寮，若他們有人掛了，就下來賺點外快——一公斤五十，一個背包就賺回來了！撥過茅草，走進森林，這路是熟悉的，不過茅草似乎少了許多，走走停停地終於來到獨木橋邊！工寮似乎蠻安靜的……

「喂！」我們大喊著。
「嘿！到了！」此起彼落

的回應，果真是大拜拜！心，又撲了個空。

吃著我們豐盛的晚餐，看著繼翔他們燒焦的飯、燒焦的香腸，真是於心不忍，最後把半鍋的滷味送給他們。匆匆的煮了宵夜和他們分享，四人迫不及待的窩回我們遺世獨立的小營地；升起了營火，胃突然覺得不適，然一陣劇痛，躺在火堆旁既不能哭又不能笑，只好求助蒙古串囉！真是藥到病除，不過吃藥的不只我一個，追查原因：是真益大沒熟透的飯；為了給領隊面子，硬是吞掉那些有點熱又不會太熱的「飯」，也怪自己沒堅持再加點水。營火燃盡，鑽進睡袋，這一覺真是好睡，雖然數度由下面爬回上面，仍睡得香甜。

四月四日，凌晨聽到有腳步聲向山裡走去，沒理會這許多，看看錶繼續作夢去也！賴到六點三十，領隊終於忍不住去煮早餐，吃的是椰汁西米露加草莓酥，端著那碗西谷米，真是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好噁心！最後還是送給了鳥兒和鼠輩們去享受。

背包上了肩，精神是好的，心亦是！踏上此行最冗長的一段路，過了之字坡，見到灼人的陽光，該是抹防曬油的時候了；四人輪流塗了一臉，來到垂直陡上的「電梯口」。見繼翔他們在半途休息，鬥志頓時興起：趕上他們。再抬頭望望藍藍的天，回頭看看一山青綠和王老先生，覺得自己像隻正要起飛的鷹，

要在這山谷裡盤旋數日，待風停……

關山大斷崖，關山嶺山、溪頭山、向陽崩壁、向陽、三叉、布桑、新康、玉山群峰、馬博、秀姑巒……，又回到認山頭的記憶裡；只是看著溪頭山的稜線，還心有余悸那段在崩壁上度過三晝夜暴風雨，以為自己不會再來……太陽公公你知道我多愛你嗎！？看到「東吳山社」的路標，看到來時的路——是興奮莫名，也記起那些曾遺落在這裡的東西和那一顆心！三叉路口的水壺憶起雅芬、育禎、小馬辛苦為我們準備的水，當時無緣，今日再望一望吧！

「向陽」頂上吃著「棲蘭」的登頂罐，不覺莞爾；拍張照留念吧！終究是慈悲的心意（在此又巧遇XX山社的另一支隊伍，似是冤路窄）。正午時分走在漫漫草坡上，真是

令人想打瞌睡；撐著傘，惹來不少羨慕的眼光！嘿！知道傘的好處了吧！經過石洞，正猜想著它的故事，山嵐竟也不知不覺飄至腳邊，是時間太湊巧！？抑或是想告訴我們：「該加快腳步了！」霧氣由著濃溪谷上升，我們的腳步始終追不過這陣陣的濃霧。三叉山在嵐中隱現著，看得出神，差點被一陣霧雨吹倒路邊，心裡慌了起來，見不到前面的人亦看不到來者；眼前又浮起飛奔衝過崩壁風口的景象……定了定神，這裡是安全的！繞過向陽北峰，目標正逐漸接近當中，霧，依然沒有褪

去的意思，太陽似乎也拗不過，他只好任憑罩得滿山飄渺……在三叉的腰間停下來——等一下王老先生吧！這一路，早就放牛吃草，硬是讓王老先生一次次地消失在茫茫中。

「嘉明湖……。」驚喜地叫喊後是一絲絲的失落。站在稜上欣賞傳說中的美麗蛋池，曾經她是一個夢，卻因風雨破滅，現在終於如願，卻沒有欣喜若狂；也許是夢做得太美……看著一群人在湖邊漫步、取水、搭帳，三人竟無心步下，索性坐下——等待湖中的一抹藍出現在對映的天空……霧散了又聚，不理會下面的人如何叫喊，更忘了宗剛早已在湖邊苦苦等候；只想固執地把嘉明湖的每一頁深深記下。（其實是看到陡下，腳就不聽使喚！）

今夜——零下六度，奢侈地燒掉了半山谷二葉松，煙總是大過火光；臉是熱的，背是冷的，火還在燃，只是溫暖不了全身，好冷……星子亮得耀眼——織女、牛郎、小熊……認不得許多，仰看它們緊密地排列成一條銀河，長地拖到遙遠的天際——沒有盡頭亦沒有源頭！和著歌聲和冷冷的空氣，這樣的日子不多了吧？！松脂的味薰滿了帳篷，我無心於周公，卻又冷得只想鑽入睡袋中；外面的歌聲已由快轉慢，由大變小——國和，你們終於陣亡了吧！山裡的晝夜都令人期待，此刻的嘉明湖已是一片銀白，鍋盤中早

已結成硬冰，看這一幕狼藉，狠狠地鑽入帳中，腦子裡已變成一幕滿眼金黃的「她」，很想……二年了！

「起床了！」帳篷一陣搖晃，以為是地震；原來是串門子來串門子了，邀我們去賞日出——是心有余力不足，抓開帳門，一陣冷風襲來，外頭雖亮猶是一片銀白；算了，繼續夢我的金黃色蛋池！

「人生在世……。」吃素……正果……。」三寶弟子正在帳外傳道，且信徒有愈多的趨勢，本以為今天可以睡到帳篷變成暖爐，結果還是得出去接受師父的惋惜！

錯過日出，執意待在湖畔享受悠閒，早餐已不重要。四周的山頭上都有人影，不知在做啥？照照鏡子，眼睛腫得很，還好天生麗質，不致於太難看！逛了一圈，哈哈！蛋池，我已經把妳吃完了！拾了拾四周的垃圾，心頭仍抑鬱，太多太重的心，我們背負不起，卻又怎忍心讓原本美麗的湖，漸萎漸穢……甩甩頭，該走了！下次要帶堅固的橡皮艇，一探嘉明湖水怪！還有垃圾車……

稜上回望，湖中有倒影有小艇，遠山是長髮的新康；風，竟然停了，才起飛的心，這麼快又得歸巢！白雲下的小孩襯得天好藍，三叉山頂吃罷松蘿湖的水果罐，背起空空的背包和滿滿的心——狂飆回工寮，說不定腥狸和聲勇爸爸帶了一打啤酒和可樂等著我們……

工寮是一片死寂，和來時不同，心，依然是撲了空——他們沒上來，我的可樂……！山裡的最後一夜，依舊升起熊熊的營火，燒得滿山的杜鵑決定下輩子要當鐵杉和香青！原因是：真益大和文章砍了杜鵑當材，還怪人家長得不好！哈！怎會呢？妳們著實美極了，還是上等的柴！真想看看「飛鼠撲火」的景，加了柴旺了火，卻只燒得四人口乾舌燥；意志已撐不起沉重的眼皮，闔了雙眼——見星星一顆顆落入火中，心好痛……：驚醒！林中的星星依然掛滿樹梢，放心！

《歸去》

再度拾起山屋旁的瓶瓶罐罐，能帶走的都不留下——門口寫著：垃圾請帶下山；門旁卻是一件件殘不忍睹的諷刺！步上山路，水聲清亮，這一路竟識得不少鳥聲；腳邊的咬人貓不再那麼嚇人，因宗剛昨晚已領教過；杜鵑仍舊開得滿山谷，早就忘了昨晚的那場「浩劫」！沿路的花草，忘記快要築起來的雙腳，只想快快到工作站洗澡！

拎著一堆垃圾上車，車掌小姐有點不悅，卻也沒說啥，畢竟登山人的公德心不該被澆冷水！南橫的精華在啞口到天池段，於是我眨眼的錄下山山谷谷，飛泉亂石，崖邊的古木、杜鵑，天邊的玉山、白雲，想南一段此時缺水的模樣，想繼續他們正馬不停蹄地趕下，想和聲爸爸在天池相遇的驚呼，想甲仙的芋冰，想

台南的庭淵，想台北的床……：原來，人的慾望是這麼多多，不能滿足！

「腥腥，ㄅㄚㄅㄚ……」跟自己打的賭，贏了！天池的相遇，為此行畫下了句點。和聲勇的相遇，是表示我們將各自圓了那個共同的夢，很想告訴他心靈的感動，但這是多餘，因往後的日子，他能夠領會和我相同的心境……：陽光依舊亮得讓人睜不開眼，許是正午了吧！揮別車上的故人老友，望著藍天下的一樹白梅出神，心飄得老遠……：丟下這一路陪伴的隊友和背包，讓心出走一下！

南橫好長，台北很遠，急急歸去，司機卻不疾不徐，也罷！這趟北橫——花東——南橫之旅，已讓四人幾乎遊遍整個台灣，何必在乎這短短十幾個小時的車程。只是來不及再多看一眼玉穗雲峰，再觸一觸冰冷的湖水，再望一望向陽崩壁，再撿幾朵紅白杜鵑，尤其來不及多嚐一口甲仙芋冰……：繁華的南都夜景，落寞的歸心——是每次下山後的心情，一直沒變過；真是愛煞了山中歲月！？不清楚自己到底拾不下什麼？想留住些什麼？五年的山裡來山裡去，已經是厚厚的一疊日記；應該不是結束，而是一小段山路！往後，還很長……：！

很久以前就想寫下屬於你、我的故事；翻開日記，看著相片，是久久不能下筆，也不知從何記起，陪伴我的朋友將散去，該告訴你們這群好

好……：伙伴：我愛你們！山上的日子有你們分享喜樂，山下的日子有你們分擔悲愁，很好，真的！你會懂的，是不！？

「泰山收費站」、「交流道」……：恍惚中，又回到了塵囂，是該醒了！台北，我又回來了！該擁抱你，還是唾棄你；決定好好擁抱我的床，睡它個一晝一夜……：再告訴你們這群好友——此行的點滴和金黃色的嘉明湖……：後記：XX山社，據說辦了入山證，無畏無懼地上山，筆者寬心不少！



新年遊

蘭詒

期末考完了，大家一心想著到哪兒去爬爬山，本想把「高雄幫」一樣，把在中部的同胞們集合起來，爬爬中部的，住中部對中部的山認識不夠，故想好好開發一下，原本想去白姑渡兩天假無奈大家都有計畫了。不過，還好……：想不到維華、孟珊有意思走走附近的郊山，三個人時間

又都恰好有空，故在新年的第二天決定爬高嶺山和稍來山，地點在台中縣東勢鎮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內。孟珊在初一時到我家外家住，第二天六點五十分出發到集合地點，維華開車和他表哥、表弟、我及孟珊五個人一起去爬山了。

大約在快十點時到達登山口，沿路上天氣還不錯，很多人上去森林遊樂區玩，山路開得滿大也滿平的，總之，滿舒服的，大約十五公里後經過一條隧道後，登山口就在隧道旁，停好車，大家快快樂樂的開始爬，因聽說山頂風光不錯，哈！大家興致頗高，且想天氣不錯應該可以看到雪山。剛開始爬不久有一平台，那兒可以看到東勢鎮及大甲溪的出口，休息一下就又開始爬，其實它的路跡是滿清楚也很好走的，但大部份都在樹林內。忘了走多久我們就快走出樹林，抬頭一望，哇塞！好峻的山形，出樹林後看到的是一大片的岩石地形，大約有一百公尺左右，從此就要踩著岩石上山頂了，它的形狀就如同它的名字高嶺一樣，真的像是一隻超大隻的美國白頭鷹的鷹頭，好帥喔！但看看好像不知要怎麼爬，因為看不到像路的路，還好維華表兄弟來過，就在岩石堆上右邊走走，左邊走走，就這樣路就出來了，在這段路程看我寫起來好像不怎麼樣，但是事實上它的岩石狀的瘦瘦，走在岩壁的左右邊都可看到下頭是矮灌木，摔下去大概……：，但又很刺激，可以看到幾乎三六〇度的景色，可

惜的是開始下雨了，所以真的很刺激，那時腳都快軟了，我覺得比攀岩還可怕。好不容易手腳併用的爬上高嶺山，山頭滿好的，不像它正面看到的那樣尖銳；在上山頭前有一片岩壁，那有點像去玉山時看到的那片大岩壁（從塔塔加至排雲路上）。我們當然不是直接爬上去，從旁邊繞上去後，在下面的人都會誤以為是直接上去的呢！休息一陣後又要往下走一百公尺，往另一個目標稍來山走去，但不要小看這一段喔！那和上來時一樣都是岩石地形，而且幾乎是有七〇度左右的岩壁，還要用繩子下去，當然前人也都把繩子都架好了，好不容易下完這段，一路上也都在松針鋪地的林子裡走，很不幸的是雨手大手小的，大家又沒帶雨衣，因想那幾天天氣滿好的，大家也就成了落湯雞了。過了不久愈接近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內的稍來山，居然下起冰雹了，想想今年還滿幸運的，第一次見到雪，第一次見到下冰雹，大家都驚異的叫了幾聲，上稍來比較不那麼刺激，但見到它那高高的觀測台就滿興奮的，大家紛紛爬上觀測台看看，但真的是太可惜了，雲霧滿天看不到什麼，只好又下來，大家拿出食物吃了一會兒，我把「紅龜」拿出來，大家排一排拿著紅龜照登頂照，因大家身上都濕濕的又冷，故大家都急著下山，很快的大家都又出發了，還好路很大條又好走，只是有時想節省時間走了捷徑，大約半小時就到森林遊樂區的收票

口了，本想說爬山進去的不用再收錢了，沒想到管理員眼尖看到我們要我們付門票，門票全票要八〇元，我們又和他討價還價他也看我們淋得濕濕的，每人收一半，共二〇〇元，真覺得那管理員敲詐。

本來我們要再踢約八公里的路到停車的地方，還好有一輛車肯載維華，故他先下去將車開上來，而我和其他三人則先用走的，雨也是停停下下的，大家真的好冷，好不容易大家搭上維華開來的車回到台中結束行程。唉！真是一個有點幸運，有點倒霉的行程，但大家都滿高興的，而且很高興孟珊全程走完，腳傷還好，只是不知道她回家腳有沒有更嚴重，希望沒有，上天保佑！

這次有如健行的行程，唯一的缺點是大家忘了帶雨具，我想還好大家都還可以支撐，但是這樣子很危險，以後不管什麼樣的路線，都一定要帶。而這次活動讓我想到社團中的各位，有來自、中南部的，因我們大部分時間在台北，故可能較常接觸北部山區，而、中南部就較不熟了，我們何不用長假的時間，中部的同胞爬一爬中部的山，南部的爬爬南部的山，回來後做成資料，讓各地的人能夠認識不屬於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呢？當然我想那要花很多時間的。

附註：鳶嘴、稍來山為兩千公尺以上的郊山，地理位置、景觀都很不錯，為中部有名的郊山，附近尚有許多郊山，如龍船山……等，來回約四小時，須辦乙種入山證。

聰明糊塗心

頂
群

在山社的日子裡，才一眨眼的時間，就要畢業了，到現在，有些人我都還不認識哩！因此不得不對自己做自我介紹了。如果你聽到有路人叫我安仔，那也不要驚訝（就是歌星許志安啦！）因為他長得很像我，不，應該說他很幸運，還好我沒去當歌星，不然，他就混不下去了。我叫大群群哩，那個笑起來眼角有點皺紋，瘦瘦高高但不是很帥的中等美男就是我了。

快樂是什麼呢？快樂就是能去爬自己想爬的山，我想爬的山有南湖、能安、中級山、溯溪，還有好多好多數不清……這些我早已魂牽夢縈的山。我總幻想自己是電影中的一個孤獨的旅人，背著他的背包，繼續他的旅程，在消逝的背影裡；或是把自己想成金銀島中的男主角為了理想，和一群勇敢的人乘風破浪去尋找夢中的金銀島，這種義無反顧的希望，也是驅使我愛山的原因吧！

我想，並不是去爬山就能使彼此志同道合，談不來的人就算一起去爬再多次的山，也不可能湊在一起。所以，不管是在山上或山下，有時是必須容忍的。如果用四分之一法則假設，就是每四個人裡就有一个人是特別有意見，有問題，或較難相處（請回憶爬山經驗中，是不是有這樣的人？）那麼一個二十八人的隊伍就有七

個人特別有意見，或是對領隊、行程抱怨，這時候爭吵是難免的，（除非覺得爭執是爬山的過程之一？）所以在登山隊伍上小隊伍可能會比較盡興。

我想，最後所能留住的東西，只是彼此的記憶和情感吧！當然我有自信認為自己爬山是最強的（哈！哈！好像太不要臉了），爬那麼少山還大言不慚：因為我不懂的地方很多，可是我並沒有排斥新的觀念，或拒絕別人的意見，我願意放下身段去學習和接受，所以我覺得自己都是在進步中。至於其他的人，在我認為也耶

是最強的。我最討厭那種：自己以為爬過很多山，而認為自己很厲害的人，如果他們都自以為是，自我為中心，那我認為他們也沒厲害到那裡去。還有那種「故意」要登山個性的人，我也不屑理他。

攀岩是自我突破的挑戰，令人又愛又怕受傷害，因為一步爬不上去，晚上睡覺時，就會夢到在爬同一塊岩壁，到了同一個地方又墜落了，連做夢都爬不上去，怎不令人氣結。攀岩者往往是最孤獨的，因為要找一個實力相當又能在一起攀岩的人非常不容易，所以大家能一起攀岩是最幸福的。

很多山社都可能面臨一些相同的問題，譬如：新陳代謝太快、向心力不足、技術訓練活動的喪失……。我想，如果任何有心的人會被山社的倫理、氣氛壓得奄奄一息，這種情形是東吳山社所該避免的。讓每個人有自己的定位，而不

是以少數人的觀點來帶領山社，套句別人說的話：「把理想與目標的追尋，看得太重。」所喪失的機會成本就是去珍惜身邊垂手可得的快樂。我想，任何山社的人或小團體，都不可比為山社的主流；也就是說，所有的社員在山社，都能有一個開放空間的進入方式。雖然山社的社員很多，但流失掉的也不少，我們這些在山社安身立命的人絕對有責任想想那些流失掉的人是否會和自己有關呢……。

千萬要把握。社裡攀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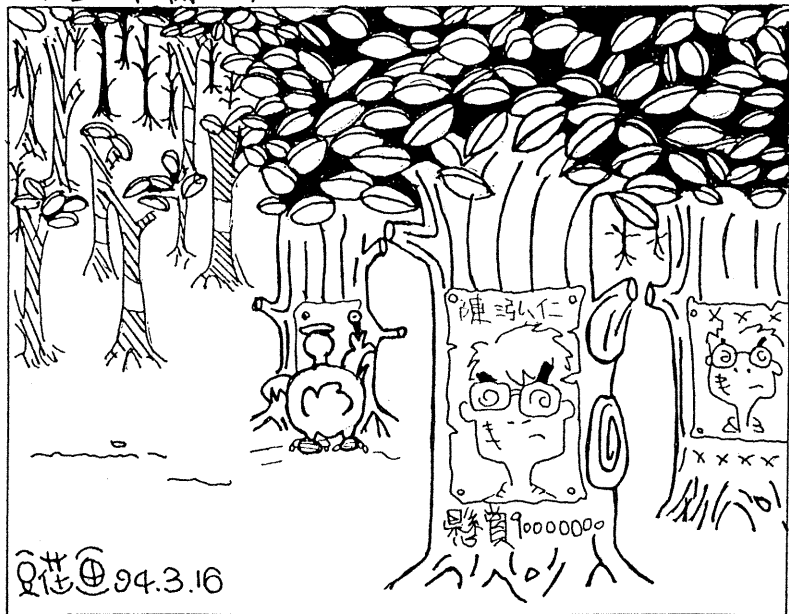
人很多，想想看，如果我們社裡有十個人同時爬上十條5100的路線，那多炫啊！

領略不出朝夕相處的心思，不敢開口要求你陪，把生命傾注在堅硬的岩壁上化不開的裂隙。即使已動彈不得，也不願放棄。

零星的回憶，總是山和女人，有時候分不清，偷偷愛的是誰，總是糾纏在一起。

希望到很高的山上去看不知名的遠，天藍草綠在我心中總以為自己能想快樂就快樂想悲傷就悲傷，其實不是。在妳

話說瑞明雞莊主martin在超我群雞無數
後,引起雞政當局嚴重關切,立即發下海捕
文書,準備△◊◎☆○○(火烤,油煎,清蒸,紅燒)



瑞
日
群
雞

Q14. 94.3.16

陪伴的日子裡，已經好久沒有用心去體會其他女孩子了。在那個機緣裡，我和她一起共事，還處處瞞著妳，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她怨懟的雙眼中所吸引我的，就好像我第一眼看到高山的悸動，那樣一見鍾情又百思不解。她的特質，相對於看慣了爬山女子的粗獷，顯得細緻而溫柔。我不敢掉以輕心，害怕朋友不就是情人等於妳的情敵。和她聽了好幾遍那首歌，彷彿歌詞中所說「永遠像個朋友對待著我」，如此而已？襲人，換我黑夜長夢無言說對愛誠懇，舉棋不定。

在現代社會的趨勢，人與人間在社會中唯有組成集團，才能在團體中發揮力量和別人競爭。換成山社來說，如果山社中有小團體存在，好或劣呢？我想這是很難分清楚的，應該可以抱著平常心看待吧！

山和山社分離原則，就是有的人只想爬山，有的人只是混在山社，大致是這樣分類的。其實想爬山的，或是想做事的，應該都是分開的。對我而言我是個先喜歡山，才喜歡山社的。人要我去爬山，或是幫忙社務，都是我樂意的。只是在山社比較痛苦的地方就是：難免要比資歷、經驗、曾爬過那些山，有那些輝煌的成績，而我好像比較少參加活動。

我覺得，在山社打獨鬥的人是沒有意思的，怎麼說呢？因為能和一群夥伴去爬山，並且有人能在車站送行，是我感覺最珍貴的，沒有夥伴們的祝福，即使走最困難的路

線，爬上了山頂，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那又代表什麼呢？

山社的社員眾多，不可能和每個人都有很好的溝通與了解。如果，想要留住山社的每個人或是新生，請你，請你，一定要讓他有一個歸宿，讓他有能夠享受快樂與關心的小團體，能在自己生日時，有一些知心的朋友陪伴著渡過，而不是冷冷清清，有什麼能比這樣更值得呢？我很幸運能在爬山中認識我的知心夥伴，留住我的心使我能對自己負責，能留在山社堅持到底。對於自己在山社付出得少，爬很少的山，是我的選擇，我不會後悔，但是我愛山，愛山社的程度，絕對不比任何一個人少，這是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的。

爬山時所建立的友誼和感情，下山之後的回憶，就像是電影上演會一幕又一幕的浮現。最痛苦的事，是和好朋友的情感，因為對自己的不可原諒，而毀在自己的手裡，使我不敢再上山。我不得不懷疑，執手莫逆，是懵懂的似水年華，還是世上永遠有脫不了的關係，例如：山谷與草原、男與女、愛與恨……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矣，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人，男人、女人。終究，只是一人卻現千萬化身，在一條攜手的路上根本無所謂戀或不戀，甚至連戀字也是多餘，畢竟，戀的絕非對方，在乎的，也總是自己。

想問你——好否？靦腆的笑是不是依然漾在你春燦如花的臉上？冬去春來，總會憶起，那在教室飄進飛出的霧，及迷濛中靜美的你。

再次湖畔相遇，可願再載我一程？

迷時他渡，悟了自渡，昨我是我是誰誰又是我？數個偶然的必然，隨順境遇，才有了這個身，這個所謂我，等這趟功課完成，就像是船伏抵渡口，船兒也就功成身退，塵土歸塵土了；那麼，究竟誰是真我？而那個你，又上哪兒去了呢？

「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我終於稍稍懂得你的笑！你總愛研究那奇門遁甲，文王八卦也是朗朗上口，一直納悶著：不知道那時的你，是不是能算出我們的未來，就是現在的樣子？否則，你怎麼總是笑意漾漾地看著所有，哼著什麼情隨境轉、終期於盡？

惆悵歸來有月知！與誰對坐？明月、清風、我。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又是月圓時候，月光如水水如天！榮湖楓影撥相思，北勢溪潮弄幽影。

「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何處無月？何處無溪湖？但少有如你我者，隱居山莊，看夜夜星子升起，落，茅房水台上呆坐的蟬寶寶惹人焦急，今晚他將褪殼換裳你說，兩手相護，我的裙你的袖是蟬兒的輦，小心翼翼地護至窗前，四目交注的愛意，卻累煞褪舊迎新的小蟬，輪番守夜不敢睡去，星子也慙了，後山傳來的一聲雞啼，替人傳來新生，看日從林間篩來暖意，漁父笑了。

惆悵南枝已放過無人來賞此山阿明朝我又飄然去未及清溪對影多

人生沒有真的真、也沒有假的假，走在這條路上，大家都在排戲，只是有人太投入，忘了身在何處，忘了哪裡才是真正的塵土；心靈太細緻的人註定要受苦你說，回望來徑橫著的翠微蒼蒼、老漁深深深深地謝你、謝曾經的整片天空、謝已有的來來去去起起落落。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四大假合、因緣聚散。明知，一切的悲歡，總有一日，終將離去，一如他的到來，我仍甘心守候——守候那些磨折溫柔。

循著過兒的行跡，敏敏造訪了這麗日和風，那數大冊的百岳全集蘭花世界登山百科，竟牽引了天各一方的你我，在你的土地上，敏敏安於生根的，而你未曉。

「一生兒愛好是天然，卻三春好處無人見！」戲台前，粉墨登場的太平或荒年，生旦淨末丑各據巷陌共織春秋，戲前戲後笑罵與行當齊飛，台上下涕淚和粉墨一色。

戲如是，夢如是，人生如是。

一笑人間已今古，活著就只是為死作準備，在甫踏終點亦是起步的剎那，有多少人，真可以一笑？

鎮日裡，就為小小的思想握的少少的有，忙盲茫，窮的忙衣食、富的忙享樂，至死猶未休，身死心不甘，即幸再為人，盲忙生死依舊。

好個生生不息的永劫回歸。在生命轉彎的這個時刻，與你相遇，不愛現在文明的所謂人類，都來到這，以身心祭拜失落的所，身陌生國度訴彼此坎坷，心是可以安的，畢竟明日又是天涯；初見，你猛說情歡，搖頭如浪鼓的我想著，現代的淺盤速食啊！說情說愛、輕易變易萬歲。

雲，或者煙或者過去的一年下午的飛機一樣地掠過。許多的他和她我不說什麼面對又一年的寂寞——在往卡得滿肚的飛機上，想起不知誰寫的這首「窗外」，而——

「窗外依然是山色青山之外，沉淪了的往日升起，陽光展無數的鴿翼

風月無邊

虫二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矣，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人，男人、女人。終究，只是一人卻現千萬化身，在一條攜手的路上根本無所謂戀或不戀，甚至連戀字也是多餘，畢竟，戀的絕非對方，在乎的，也總是自己。

想問你——好否？靦腆的笑是不是依然漾在你春燦如花的臉上？冬去春來，總會憶起，那在教室飄進飛出的霧，及迷濛中靜美的你。

再次湖畔相遇，可願再載我一程？

迷時他渡，悟了自渡，昨我是我是誰誰又是我？數個偶然的必然，隨順境遇，才有了這個身，這個所謂我，等這趟功課完成，就像是船伏抵渡口，船兒也就功成身退，塵土歸塵土了；那麼，究竟誰是真我？而那個你，又上哪兒去了呢？

「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我終於稍稍懂得你的笑！你總愛研究那奇門遁甲，文王八卦也是朗朗上口，一直納悶著：不知道那時的你，是不是能算出我們的未來，就是現在的樣子？否則，你怎麼總是笑意漾漾地看著所有，哼著什麼情隨境轉、終期於盡？